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三四二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資治通鑑後編(一)

清 徐乾學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至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徐苞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二

資治通鑑後編

編年類

提要

臣等謹按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

國朝徐乾學撰乾學有讀禮通考已著錄是編

以元明人續通鑑者陳樞王宗沐諸本大都

年月參差事跡脫落薛應旂所輯雖稍見詳

脩而如改宋史周義成軍為周義以胡瑗為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提要

朱子門人疎謬殊甚皆不足繼司馬光之後

乃與鄆縣萬斯同太原閻若璩德清胡渭等

排比正史參考諸書作為是編草創甫畢欲

進於朝未果而沒今原稿僅存惟闕第十一

卷書中多塗乙刪改之處相傳猶若璩手蹟

也其書起宋太祖建隆元年迄順帝至正二

十七年凡事蹟之詳畧先後有應叅訂者皆

依司馬光例作考異以折衷之其諸家議論

足資闡發者並採系各條之下間附已意亦依光書之例標臣乾學曰以別之其時永樂大典尚度藏秘府故熊克李心傳諸書皆未得窺所輯北宋事迹大都以李燾殘帙為稿本援據不能賅博其宋自嘉定以後元自至順以前尤為簡畧至宋末昞昺二王皆誤沿舊史系年紀號尤于斷限有乖又意求博瞻頗少翦裁如西夏姻戚之盛備叙世系慶元偽學之禁詳載謝表元末事蹟多採輟耕錄鐵崖樂府叙書藝則稱其日寫三萬字紀隱居則述其懷抱幾時閒無闕勸懲徒傷煩冗又載元順帝初生之事過信庚申外史尤涉鑿空然其哀輶審勘用力頗深故訂誤補遺時有前人所未及如宋史富弼傳以樞密使出判揚州今據宰輔編年錄改作河陽余介傳淳祐十三年及元人戰于嘉定今據家傳

改作十二年元末寇陷淮安本紀首尾不具今從王逢梧溪集定作趙國用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湖州本紀作二月今從明實錄作四月皆按文數實信而有徵又是時乾學方領一統志局多見宋元以來郡縣舊志而若瑛諸人復長于地理之學故所載輿地尤為精核如宋王堅之守合州則采四川總志年子才之諫張燈則采西湖遊覽志而明人紀事之書若劉辰國初事跡吳寬平吳錄之類亦並從附載以資考證年經月緯犁然可觀雖不能遽稱定本而以視陳王薛三書則過之遠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總校官 臣陸費振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 起上章詔 終五月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天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

帝 諱匡 姓趙 字元振 人四世祖肱唐幽都令生

於洛陽夾馬營陳光滿堂營中異香經宿不散

者如非常人初應募居周祖帳下世宗嘗閱文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書得韋囊中有木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

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世宗疑之乃命匡代

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鎮定二州言北漢引契丹入

寇周帝命歸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殿前都點檢趙匡

胤領宿衛諸將禦之匡胤掌軍政六年士卒服其恩威

數從世宗征伐游立大功人望歸之至是主少國疑將

士陰謀推戴壬寅殿前副都點檢鎮寧軍節度使太原

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癸卯大軍繼之軍中如星者河中

苗訓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謂匡胤親
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與聚謀
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
檢為天子然後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其事白匡胤
弟內殿祇候供奉官都知匡義考吳崇王偶東都事畧
陳經通鑑續編作匡義
薛氏王氏皆同惟李燕靖通鑑長編楊仲良皇朝通鑑
紀事本末作匡人宋史太宗本紀亦云初名匡人今姑
從匡義及歸德節度掌書記荊人趙普普初見顯德
三年二月語未
竟諸將露刃突入大言曰軍中定議欲冊太尉為天子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三

匡義普同聲叱之曰策立大事也固宜審圖且外寇壓
境盍先攘之諸將不可曰事變未可知但當亟入京城
策立太尉破賊不難也匡義因語諸將曰興王易姓雖
云天命實繫人心汝等各能嚴飭軍士勿令剽劫都城
人心安則四方自定汝等亦可共保富貴矣眾許諾乃
共部分夜遣衙隊軍使郭延贊馳告殿前都指揮使石
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審琦審琦初見
顯德三年守信審琦皆素歸
心匡胤者將士環列待旦匡胤醉卧初不省甲辰遲明

諸將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為天
子匡胤驚起未及應即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掖乘馬
南行匡胤度不得免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
立我為天子能從吾命則可不然不能為若主也眾下
馬曰唯命匡胤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不得驚犯
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庫及士庶家不得攘
掠用命有厚賞違不汝賞也皆應曰諾乃整軍自仁和
門入秋毫無犯市不易肆乙巳入汴先遣客省使大名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三

潘美見執政諭意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時宰相方就
食閣中聞變范質質宗城人初
見開運元年執王溥溥榆次人初
見乾祐二年手
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
能對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太原韓通通初見顯
德元年自
內庭惶遽奔歸將率眾備禦散員都指揮使王彥昇彥
昇初見顯
德三年遇通於路躍馬逐之馳入其第殺通及其妻子
考興蘇轍龍川別志言韓通以親衛職閣下敗
元按通倉卒被殺未嘗交鋒今從續通鑑長編諸將翼
匡胤登明德門匡胤令甲士還營退歸公署釋黃袍有

頃諸將擁范質等至匡胤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

為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

對列校羅彥瓌按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

質等相顧不知所為王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

司馬光記聞云質頗諳謀太祖王偁東都事畧范質傳既見太祖質曰先帝養大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陳經

通鑑續編云范質以義讓匡胤薛應旂宋元通鑑亦載質讓匡胤曰先帝養大尉如子今骨肉未寒而大尉若

此泰先帝何按王溥降階拜質亦從之拜安肯侃侃質以大義責宋祖乎長編及宋史並無此語今不取

曰古有禪讓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遂請匡胤詣崇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通鑑後編

四

元殿行禪代禮召文武百僚至晡班定翰林學士承旨

新平陶穀

初見乾祐元年

袖中出周帝禪詔

詔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二帝

惟公而禪位三王乘時而革命其揆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

都點檢趙匡胤稟上聖之安有神武之畧佐戎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績懋焉天地

鬼神享於有德謳歌歌歸於至仁應天順人法宣徽先禪舜如禪重負子其作賓嗚呼欽哉祗畏天命

使引匡胤就龍墀北面拜受

宋史及實錄並無宣徽使姓名疑即答居問也

宰

相掖升崇元殿服袞冕即皇帝位羣臣拜賀奉周帝為

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居西宮

考異龍川別志言太祖脫甲詣政事堂范

質見太祖首陳禪代議又東都事畧范質傳質曰大尉既以禮受壇則事太后如母養少主如子與飛龍記司

馬光記聞朔記等所載都不同按太祖實歸府第將士即擁范質等至質等見太祖必不在政事堂其約束將

士不得加無禮於太后少帝固先定于未入城時非緣質請也惟執王溥手出血及光所記質不肯先拜當得

其乙巳詔定有天下之號曰宋

因所領節度州名也

改元大赦內

外馬步軍士等第優給命官分告天地社稷遣中使齎

詔諭天下其諸道節度使別以詔賜馬華山隱士陳搏

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

蘇轍曰予觀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通鑑後編

五

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

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

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焉

戊申贈周韓通為中書令以禮葬之初通與帝同掌宿

衛軍政多決於通通性剛愎衆情不附謂之韓瞎眼其

子頗有智畧見帝得人望勸通早為之所通不聽卒及

於難帝怒王彥昇專殺將斬以徇已而釋之然終身不

授節鉞

考異記聞云上初欲斬王彥昇以初受命故不忍然終身廢之不用益誤也但不授節鉞耳

賜唐主李景詔書 辛亥論翊戴功以殿前都指揮

使石守信為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

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高懷德為義成節度使殿

前副都點檢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張令鐸為鎮安

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殿前都虞候王審琦

為泰寧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張

光翰為寧江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虎捷右

廂都指揮使趙彥徽為武信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六

領軍者並進爵

考吳虎捷宋史作龍捷誤崇玉海云國初張光翰虎捷左廂趙彥徽右廂都指

揮使今從之

癸丑放周顯德中江南降將周成等三十四

人歸於唐 乙卯遣使分賑諸州 丁巳命宗正少卿

郭玘祀周廟及嵩慶二陵因著令以時朝拜 先是周

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韓令坤

今坤初見顯德二年

領兵巡北邊募

容延釗復帥前軍至真定帝既受禪遣使諭延釗令坤

各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已未加延釗殿前都點檢

昭化節度使同中書門下二品令坤侍衛馬步軍都指

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 宰相表請以二月十六

日為長春節

帝生日也

壬戌以趙普為右諫議大夫樞密

直學士初上領宋鎮普為書記與節度判官劉熙古觀

察判官呂餘慶攝推官沈義倫皆在幕府至是普以佐

命功遷乃召熙古為左諫議大夫餘慶端明殿學士義

倫戶部郎中 癸亥以符彥卿守太師雄武節度使王

景守太保封太原郡王定難節度使西平王李彝殷守

太尉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守太傅餘領節鎮者並進爵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七

甲子皇弟匡義加睦州防禦使賜名光義 辛國子

監 立宗廟詔百官集議已巳兵部尚書張昭

昭初見乾祐二

年等上奏曰謹按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

始祖也有商改國始立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也

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及文王武王也漢初立

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

中猶虛太祖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制

立四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為折衷伏請

追尊高曾祖禰四代號諡崇建廟室制可於是定宗廟之制歲以四五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皆實儀所定也

朱熹曰太祖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後或言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者臣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應天順人以寧兆庶蓋不必親為之然後為盛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資治通鑑後編

八

鎮州郭崇報契丹北漢軍皆遁唐主景遣使誅鍾謨

於饒州詰之曰卿與孫晟同使北晟死而卿還何也謨

頓首服罪繼殺之并誅張巒於宣州謨流饒州巒赴宣州刺史去年十月

二月乙亥尊母南陽郡夫人杜氏為皇太后后安

喜人治家嚴毅有法生五子巨濟巨尚光義光美巨贊巨濟巨贊早卒陳橋

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及尊為皇太后

帝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

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誠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

加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官上待周三相並以優禮質自司徒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參知樞密院事加侍中溥自右僕射平章事監修國史參知樞密院事加司空仁浦自樞密使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右僕射自唐以來三大館職皆宰臣兼之首相昭文次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資治通鑑後編

九

修次集賢宋因焉質溥尋皆罷參知樞密又加樞密使吳延祚同二品以延祚父名璋避平章故特加同二品舊制凡大政事必

命宰臣坐議從容賜茶乃退唐迄五代猶遵此制及質

等為相自以周朝舊臣内存形迹又憚帝英睿乃請每

事具劄子進呈取旨帝從之由是坐論之禮遂廢已

卯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錢俶為天下兵馬大

元帥丙戌長春節賜羣臣衣各一襲宰相率百官上

壽賜宴相國寺中書舍人扈蒙權知貢舉庚寅奏進

士合格者楊礪等十九人自是歲以為常 辛卯大宴

於廣德殿凡誕節後擇日大宴自此始 前鄉貢三傳

孫蘭治左氏春秋聚徒教授其門人有被黜退者蘭乘

醉突入貢院諠譁下吏案之壬辰蘭決杖配商州 三

月乙巳改天下郡縣之犯御名廟諱者 丙辰唐主景

遣使來賀登極 南漢宦者陳延壽言於南漢主曰陛

下所以得立由先帝盡殺羣弟故也南漢主以為然丁

巳殺其弟桂王璇興日據司馬光朔記 吳越王俶遣使來賀

欽定四庫全書

唐史補遺

登極唐主景復遣使來賀長春節 宿州火燔民廬舍

萬餘區遣中使安撫之 壬戌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

皇后諡高祖妣曰文獻廟號僖祖陵曰欽陵妣崔曰文

懿會祖妣曰惠元廟號順祖陵曰康陵妣桑曰惠明皇

祖敬曰簡恭廟號翼祖陵曰定陵妣劉曰簡穆皇考弘

殷曰昭武廟號宣祖陵曰安陵 壬戌定國運受周木

德因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 先是北漢誘代北諸

部侵掠河西詔諸鎮會兵以禦之是月定難節度使李

彝興言遣都將李彝玉進援麟州北漢引衆去彝興即

襲殷也避宣祖諱改焉 夏四月癸酉兼判太常寺實

儼請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

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

音安以樂之義詔行之 遼人入寇棣州刺史何繼筠

追破其衆於固安獲馬四百匹 帝加周昭義軍節度

使太原李筠中書令筠初見天福十二年七月 使者至潞州筠即欲

拒命左右切諫乃延使者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象懸

欽定四庫全書

唐史補遺

廳壁涕泣不已賓佐惶懼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常幸

毋怪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

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筠遂

遣守節入朝伺動靜帝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守節翼

然頭擊地曰陛下何言此必有讒人間臣父也帝曰吾

聞汝數諫汝父不聽故遣汝來欲吾殺汝耳歸語汝父

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既為天子獨不能小讓哉耶

守節馳歸告筠筠遂令幕府為檄數帝罪癸未執監軍

周光遜等送北漢納款求援又遣兵襲澤州殺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邱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

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銳難與

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

聲大義於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丙戌昭義變聞

樞密使吳延祚言於帝曰潞州巖險賊若固守未可以

歲月破然李筠素驕易無謀宜速引兵擊之戊子遣石

守信高懷德率前軍進討帝教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十三

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

考異石守信出軍續通鑑長編及宋史在戊子實錄

在癸巳戊子四月十九日癸巳二十四日今從其近者

帝召三司使張美調兵食

美初見顯德二年

美言懷州刺史馬令琮度李筠必反日夜儲

侍以待王師帝亟令授令琮團練使宰相范質曰大軍

北伐藉令琮供億不可移他郡遂升懷州為團練以令

琮充使焉

富弼曰太祖賞功任人深得其術以令琮儲蓄待王

師故有團練之命用賞其勞又以移別郡則他官未

練其事遂升本州使名以授之恩寵如是之異其人得不盡力乎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帝降服出次百官各守具司

庚子命宣徽南院使胥居潤居潤初見顯德元年赴澶州巡檢殿

前都點檢鎮寧節度使慕容延釗彰德軍留後太原王

全斌全斌初見天成元年考異宋史新編王全斌傳全斌未討筠之先官至相州留後非節度使也

宋史太祖本紀作彰德軍率兵由東路與石守信高懷

德會辛酉以洺州團練使博野郭進為本州防禦使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十三

燕西山巡檢備北漢也李筠請北漢主鈞舉軍南下已

為前導鈞即曰大閱傾國自將將出左僕射趙華諫曰李

筠舉事輕易事必無成陛下掃境內赴之臣未見其可

也鈞不聽行至太平驛筠身率官屬迎謁鈞封筠西平

王贊拜不名坐宰相上筠見鈞儀衛寡弱內甚悔之又

自言受周氏恩不忍負而北漢與周世仇鈞聞筠言亦

不悅筠將還鈞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乃

留其長子守節守上黨而自率眾三萬南出石守信等

破之于長平又攻拔其大會寨甲辰詔奪筠官爵丙

午幸宰相魏仁浦第視疾 已酉西京作周六廟成遣

光祿卿郭玘泰遷神主 乙卯忠正節度使楊承信來

設宴于廣政殿自是即以為例承信初見天福三年 丁巳詔親

征以樞密使吳延祚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呂餘慶副

之皇弟光義為大內都點檢遣韓令坤率兵屯河陽

已未帝發大梁壬戌次滎陽西京留守向拱拱初見廣順二年嘗

改名勸帝濟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而擊之稽留浹旬則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十四

其鋒益熾矣樞密直學士趙普亦言賊意國家新造未

能出征若倍道兼行掩其不備可一戰而克帝納其言

丁卯石守信高懷德破筠軍三萬餘衆於澤州南獲北

漢河陽節度使范守圖殺盧贊筠遁入澤州嬰城自固

是月永安節度使折德辰破北漢沙谷寨斬首五百

級德辰從阮之子也考異實錄在六月甲午據秦至日也宋史因之今從長編辰初見乾

祐三年從阮初 六月己巳朔帝至澤州督軍攻城逾旬

不下帝召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馬全義全義初見廣順三年問計

全入請併力急攻遂率敢死士先登飛矢貫臂全又拔

鐵進戰帝親帥衛兵繼之辛巳克其城李筠赴火死獲

北漢宰相衛融宋史作魏融誤 甲申免澤州今年田租乙酉進

次潞州丁亥筠子守節以城降赦之陞單州為團練用

守節為使是日帝入潞州宴從官於行宮辛卯大赦免

附潞三十里今年田租錄陣歿將校子孫丁夫給復三

年筠性雖暴事母甚孝每怒將殺人母屏風後呼筠筠

即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乎為吾曹增福爾筠遽釋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十五

之北漢主鈞聞筠敗遁還晉陽謂趙華曰李筠無狀

卒如卿言吾幸全師以歸但恨失衛融盧贊耳 癸巳

安國節度使李繼勳來朝乙未命為昭義節度使繼勳初見

顯德三年 丁酉帝發潞州秋七月戊申至京師 初衛融

被執帝詰融曰汝教劉鈞助李筠反何也融對曰犬吠

非其主臣誠不忍負劉氏且云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不

為陛下用終當間道走河東爾帝怒命左右以鐵撾擊

其首流血被面曳出將戮之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

忠臣也釋之以良藥數其瘡因使致書北漢主求周光

遜等約亦歸融太原北漢主不報辛亥以融為太府卿

七月壬子幸宰相范質第視疾前司空趙國公李

穀初歸洛陽李筠以穀周朝名相遺錢五十萬他物稱

是穀受之及筠叛穀憂患發病乙卯卒帝為廢朝一日

贈侍中穀為人厚重剛毅雅善議論辭氣明暢尤能知

人汲引寒士多至顯位戊午宴韓令坤等於禮賢講

武殿賞平澤潞功也初成德節度使金城郭崇崇初見天

欽定四庫全書

清治通鑑後編

十六

福二 閏帝受禪追感周室思遇時或涕泣監軍陳思誨

陳思誨汾州人初見天 密奏其狀且言常山近邊宜謹

備之帝曰我素知崇篤於恩義此蓋有所激發耳遣使

覲之崇憂慙失據觀察判官辛仲甫曰公首效誠節且

軍民處置率循常度朝廷雖欲加罪何以為辭使者至

但率官吏郊迎盡禮致恭淹留伺察當自辨明矣崇如

其言使者歸奏崇無他考異東都事畧宋史新編郭崇傳言崇方對賓屬坐池亭飲博

城中晏然不言仲甫為崇籌畫事帝喜曰我固知崇不

反也 以皆居潤權知鎮州初以知州易方鎮也考異本傳

及皇朝大事紀九朝備要皆載居潤權知鎮州而長編

有郭崇入朝帝命為宣徽南院使權知鎮州疑有先後

不應亦載是年七月內及考崇本 乙丑唐主景進白

傳並無此事則為居潤無疑也

金賀平澤潞 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簡其驍

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

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

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隸禁籍矣又懲

唐以來藩鎮之弊立更成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

欽定四庫全書

清治通鑑後編

十七

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

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八月戊辰朔御崇元殿

設仗衛行入閣儀置待制候對官賜廊下食入閣唐制

明皇以無為守成詔晏朝喚仗百官從容至閣門入蓋

唐前舍元殿非至正大朝會不御次宣政殿謂之正衙

每坐朝必立仗於正衙或御紫宸殿即喚正衙仗自宣

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故謂之入閣其後遂為

常朝之儀五代以來既廢正衙立仗而入閣亦希潤不

講至是復行之然御前殿非唐舊矣崇元殿即大慶殿

前殿也待制候對者亦唐制也每正衙待制官兩員正

衙退後又令六品以下於延英候對皆所以備顧問其

後每入閣即有待制次對官後唐天成中廢至是亦復

行之廊下食起唐貞觀其後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

之帝唐末寢廢但於入閣起居日賜食今循其制

庚午宴近臣於廣德殿江

南吳越朝貢使皆預焉

保義節度使袁彥聞禪代日

夜繕甲治兵帝慮其為變命潘美往監其軍美單騎入

城諭令朝覲彥即治裝上道帝喜謂左右曰潘美不殺

袁彥成吾志矣丙子徙彥為彰信軍節度使以忠正

節度使楊承信為護國軍節度使承信至河中或言其

謀反帝遣作坊副使魏丕賜承信生辰禮物因察之還

言承信無反狀承信因是獲沒於鎮忠武節度使張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八

永德永德初見乾祐三年

徙武勝節度使入覲從遊王津園時帝

將有事於北漢密訪策畧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

契丹為援未可倉卒取也臣愚以為每歲多設遊兵擾

其田事仍發間使謀之先絕其援然後可圖帝曰善

甲申立琅琊郡夫人王氏為皇后后華池人彰德節度

使饒之女也

饒初見天福十三年八月

丙戌作新權衡頒天下禁

私造者

考與李燾曰十九日本紀即云頒新量衡於天下按此但新造未頒也今從本志

戊

子以趙普為兵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帝之征澤潞也普

請行帝笑曰普豈勝甲冑乎至是師還論功帝曰普宜

在優等遂遷是職

荆南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南

平貞懿王高保融寢疾以其子繼元弱未堪承嗣命其

弟行軍司馬保勗總判內外軍馬事甲午

日據會顏渤海行年記保

融卒保融性迂緩御軍治民皆無法高氏始衰乙未

唐主景道使來賀帝還京壬寅昭義節度使李繼勳

焚北漢平遥縣丙午御崇元殿備禮冊於四親廟

已酉中書舍人趙行逢坐從征避難貶房州司戶參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九

帝之親征澤潞也山程狹隘多石帝自取數石於馬上

抱之羣臣六軍皆爭負石開道行逢憚涉險偽傷足留

懷州不行及師還行逢當入直又稱疾請於私第草制

帝怒下御史府劾其罪而黜之周檢校太尉淮南節

度使滄人李重進

重進初見廣順二年七月

周太祖甥也始與帝俱

事世宗分掌兵柄以帝英武心憚之恭帝嗣位重進出

鎮揚州及帝受禪命韓令坤代重進重進請入朝帝賜

詔止之重進愈不自安李筠舉兵澤潞重進遣其親吏

翟守珣間行與筠相結守珣潛求見帝言重進陰懷異

志帝厚賜守珣使說重進稍緩其謀無令二凶並作守

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帝既平澤潞隨欲經

畧淮南徙重進為平盧節度使又遣六宅使陳思誨齎

鐵券往賜以慰安之

考吳陳思誨持鐵券往賜舊錄在庚戌新錄在壬子今從舊錄重

進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

求援於唐唐主不敢納帝聞重進舉兵命石守信為揚

州行營都部署兼知揚州行府事王審琦為副李處耘

欽定四庫全書

治通鑑後編

二十一

為都監宋延渥為都排陣使帥禁兵討之 寧國軍節

度使吳延福吳越王俶之舅也或告延福有異圖庚申

俶遣內牙指揮使薛溫以兵圍其第收延福兄弟五人

睦州刺史延遇恐懼自殺左右勸俶殺延福兄弟俶流

涕曰先夫人之同氣也吾安忍置法但除名徙諸州卒

全母氏之族

延福初見廣順二年

癸亥詔削奪李重進官爵

詔文武常參官請病告過三日有司以名聞遣太醫診

視 是月吳越始榷酒酤

考吳吳越備史榷酤在建隆二年九月今從長編

初李筠之叛遣使邀建雄節度使楊庭璋庭璋姊故周

祖妃也帝疑其有異志命鄭州防禦使信都荆罕儒

府中從者悉持刀劍欲圖庭璋庭璋開懷接納殊不設

備罕儒亦不敢發會有詔召庭璋赴闕庭璋即日單車

就道冬十月己巳徙庭璋為靜難節度使 壬申河決

棣州厭次縣又決滑州靈河縣 乙酉晉州言兵馬鈴

轄荆罕儒領千餘騎抵北漢汾州城下焚其草市而還

欽定四庫全書

治通鑑後編

二十一

夕次京土原北漢主遣大將郝貴超領萬眾來襲黎明

及之罕儒遣都監閻彥進分兵以禦罕儒錦袍裹甲據

胡牀饗士方割羊臂臠以食聞彥進小卻即上馬麾兵

徑犯其鋒北漢人攢戈春之罕儒墜馬被獲猶格關手

殺十餘人乃遇害北漢主素畏其勇欲生致罕儒及聞

其死求殺罕儒者戮之帝聞罕儒戰歿痛悼不已擢其

子守勲為西京武德副使責將士不用命者黜二人斬

二十九人罕儒輕財好施在秦州有煮鹽之利歲入鉅

萬詔聽十收其八用猶不足家財入有籍出不問其數
勇而善戰常欲削平太原志未果而及於敗人皆惜之
富弼曰太祖朝邊將戰沒降黜別將誅戮翊兵威令
如此將帥自然盡力今西邊用兵大將如劉平任福
輩戰沒朝廷不罪親兵但加存恤軍法不振所以久
而無功

帝問趙普以揚州事宜普曰李重進守薛公之下策昧
武侯之遠圖憑恃長淮繕修孤壘外絕救援內乏資糧

欽定四庫全書

清治通鑑後編

三十一

宜速取之帝是其言丁亥下詔親征以光義為大內都
部署吳延祚權東京留守呂餘慶副之 庚寅帝發京
師百司六軍並乘舟東下甲辰次泗州捨舟登陸命諸
將鼓行而前丁未次揚州城下即日拔之初城將陷重
進左右勸殺陳思誨重進曰吾今舉族將赴火死殺此
何益即縱火自焚思誨亦為其黨所害帝入城戮同謀
者數百人重進兄重興初聞其叛即自殺弟重贊及其
子廷福並戮於市已酉賑揚州城中民人米一斛十歲

以下半之脅隸為軍者賜衣履遣還庚戌詔重進家屬
部曲並釋罪 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帝謂宰相

曰北門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對曰竇儀清介
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
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帝嘗召儀草
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坐卻立不進帝遽索冠帶
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帝歛容
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乙卯唐主景遣左僕

欽定四庫全書

清治通鑑後編

三十二

射嚴續來犒師

續初見開
運三年

庚申復遣其子蔣國公從鑑

戶部尚書馮延魯

延魯延巳弟初
見天福八年

來買宴

考異續通鑑
作置宴誤今

從陸游
南唐書

帝厲色謂延魯曰汝國主何故與吾叛臣交通

延魯曰陛下徒知其交通不知預其反謀帝詰其故延
魯曰重進使者館於臣家國主令人語之曰男子不得
志固當反但時有可有不可陛下初立人心未安交兵
上黨當是時不反今人心已定乃欲以揚州數千敝卒
抗萬乘之師借使韓白復生必無成理雖有兵食不敢